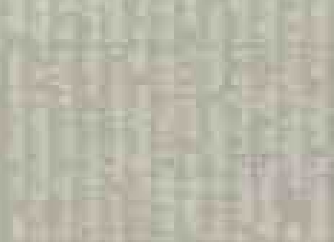


金陵春梦

第七集 三大战役

萧 红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金 陵 春 梦

第 七 集 三 大 战 役

唐 人 著

上 海 文 化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何和一

金陵春梦 第七集 三大战役 唐人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25 插页 2 字数 311,0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0册

内部发行 书号:10077·8045 定价:1.25元

目 录

第一回	全面溃败 老蒋寄望美苏大战 关内失意 陈诚妄图东北称王	1
第二回	冷嘲热讽 石头城怨气冲天 风起云涌 大反攻水银泻地	11
第三回	右手要资源 宋子文广东上任 左手要基地 魏道明台湾打转	26
第四回	文化深厚 人民勤劳 中国一定有救 母子之情 骨肉之亲 台湾焉能独荣	35
第五回	直接干涉 杜勒斯发动宣传 间接抗议 黄朝琴表示态度	44
第六回	乘人之危 协定一个接一个 恼怒之余 血案一件又一件	59
第七回	愁思万缕 荒山逼疯刘太太 心香一瓣 香港痛悼杜斌丞	69
第八回	大切六块 中国险遭分割 大口一吞 香港差点窒息	79
第九回	选举有价 官场犹似墟场 现状无望 牵线再加伏线	93
第十回	密尔克雷斯满天飞 飞出奇景 司徒雷登谈伏线 危机四伏	104
第十一回	华府恶蒋 提倡自由主义 南京倒李 阻止核心力量	112

DR12/18

第十二回	谈授华 竟包括台聘托管 论支持 石头城出现多头	124
第十三回	休提剿匪 怅望长江滚滚流 莫问大选 愁听银元叮叮当	136
第十四回	难调解 颜泽滋提倡绝食 有分教 赵迷初抬出棺材	152
第十五回	斗嘴挥拳 男代女代显身手 叫苦呼冤 莫老洪老皱眉头	167
第十六回	孔宪荣 悬梁表抗议 吴乃武 自杀登启事	181
第十七回	小施牛刀 代代皆平安 大选总统 人人齐紧张	193
第十八回	孤家寡人却竞选 实在难看 副手帮闲俱难信 也真难办	202
第十九回	李宗仁 破釜又沉舟 龚德柏 放炮大吃亏	213
第二十回	要翻新脑袋 蒋介石闻言气坏 指频换手法 卡波特处境不佳	226
第廿一回	吾爱吾师 这吾师大碰钉子 内阁组阁 翁内阁无以立足	236
第廿二回	诉苦衷 翁文灏落泪 订条约 蒋介石跳脚	247
第廿三回	藏尸堆 康泽遭生擒 炸河工 陈仪表反对	259
第廿四回	图潜伏 西田忙布置 开餐馆 东窗告事发	272
第廿五回	大淫乱 洋空军汉口下池 小抖乱 洋水兵高雄上岸	283
第廿六回	改币制 官方险象环生 换炸弹 民间愤慨莫名	296

第廿七回	离危城 王耀武图逃被擒 入生路 吴化文阵前起义	309
第廿八回	惊鸿一瞥 专机掠过国城 回头是岸 司令且立阶下	321
第廿九回	秋风落叶 总座兴悲 苦雨洒窗 守将挥泪	329
第三十回	成千上万 作假降假戏真做 孤家寡人 犯众怒众叛亲离	343
第卅一回	屡飞东北 蒋介石为撤退求助 独木难支 郑洞国叹突围乏术	357
第卅二回	南京怪现象 反苏反美一齐来 凶案露端倪 亲共亲蒋两边走	369
第卅三回	云海茫茫 迁都苦无安全处 前途渺渺 挂印愁有掣肘人	381
第卅四回	卫立煌 感慨满怀悲被扣 翁文灏 痛心疾首要下台	393
第卅五回	出路几条 怎走法该问老百姓 金像一尊 奈太小气坏大总统	406
第卅六回	等因奉此 参密勿半生作侍臣 油尽灯干 陈布雷一死谢君王	419
第卅七回	真帮忙 美大使异邦布局 假成功 黄伯韬前线丧生	433
第卅八回	孙哲生组阁 只为应变 宋美龄飞美 仅属告急	445
第卅九回	前瞻无生路 邱清泉遵命钻口袋 后顾有问题 蒋经国奉令祭家谱	456
第四十回	当机立断 廖运周阵前起义 进退两难 李延年营中诉苦	468

第一回 全面溃败 老蒋寄望美苏大战 关内失意 陈诚妄图东北称王

话说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撕毁协定，全面“剿共”，初时还把希望寄于自己的将士，迨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到一九四七年六月止，发现几百万军队已遭击退，内百多万且被歼灭，乃由全面进攻转为全面防御。可这样还是顶不住，于是把希望一变而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不是没有，但究非和尚打斋，念念经就会到来的，直到蒋死于台北，大战还是不见踪影。

正因如此，蒋介石的部下每闻“只要大战”如何如何的“训话”，对老蒋的希望便短了一截。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自防御变为进攻，拿“运输大队长”所供应的美式武器投入战场，士气如虹，当者辟易，这就使本来在大闹“人事纠纷、派系问题”的蒋内部更加乱成一团。在这情形下老蒋每说一回“世界大战如何”，士气民心便泄一回气，而在蒋看来这恰巧是“打气”。于是出现全面溃败、彼此推诿的局面也自在意中。蒋介石是一个“万方有罪，罪在万方”的“君王”，他指责军民不济，误了大事，诸将领倾轧更甚，老百姓恨蒋益烈，大兵们的表现更加干脆：成千上万奔向解放军去也。蒋大败之象渐显。

单表蒋介石心腹之一陈诚，自充任参谋总长以来，飞扬跋

扈，趾高气扬，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学得象蒋一般模样，而且也搞了一个小集团，叫做“干城社”，把自己打扮成“国之干城”状，好生了得。其他不属于他嫡系的部队，就不是“干城”，装备补充也轮不上，克扣留难则有份。不少高级将领如顾祝同、刘峙、熊式辉、汤恩伯、杜聿明等人均与陈诚的十八军嫡系部队无关，处处受气，于是一片怨气沸腾。年纪大的看官还记得那时候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前，由大量失业高级将领组成的“军官总”“哭灵”事件。当时国民党情况已混乱不堪，本来已经有了“国大代”、“新闻记”、“伤兵院”、“青年总”这些花样，加上“军官总”之后称为“五毒”，流毒各地。陈诚竟然是一个“制毒机关”，再加上他的“干城社”于一九四七年暮春发动“东北争夺战”，千方百计收集杜聿明、熊式辉等人贪污腐化证据，作为赶走他们，由他自己到东北称王，打几个胜仗“恢复名誉”，在蒋面前恢复宠信的准备。

杜、熊等人当然不甘示弱，立即大加整顿，先发制人，为惩办贪污，没收了东北中正大学校长余协中以私人名义接收的纸厂，取消了沈阳代理警备司令彭璧生的职务，并派赵家骧兼代，以掩饰自己的弊端，平息舆论谴责，堵住陈诚的嘴。但双方“开火”如故。“干城社”的活动也很频繁，想获得魏德迈“首肯”、老蒋同意，决定“打道东北”时更甚。以东北人民当时所厌恶的几件事而论，陈诚的确做了一些别人不易为的事情，例如将九个正规军扩充到十四个军，然后整肃军纪，又如惩办党政军贪污人员，查办汽车兵团团长冯恺，逮捕前日本俘侨管理处处长李修业等，还取缔街头散兵游勇，监禁兵痞子田湘藩，驱逐同犯高立人出境等等，在一定时期内对东北人心发生振

奋作用。陈诚气焰更甚。

陈诚到东北的一幕，也正是蒋介石的“杰作”。那时熊式辉正在东北行辕主任的椅子上，一九四七年四月他同杜聿明商议联合对付陈诚将到东北称王的计谋，恰好人民解放军发动夏季攻势，四平街遭围攻，陈诚当然不会在这个时候到东北去。七月一日解放军攻势结束，蒋军按惯例宣传“四平街大捷”、“歼敌十万”，七日蒋介石发布《戡平共匪叛乱动员令》，八日杜聿明离开东北回到关内，陈诚就于十三日到沈阳，召开军事会议。熊式辉眼看陈诚即将撬他的墙角，十天之内接连写了七封信给蒋介石，申请辞职。妙在蒋介石一再复信抚慰，还勉以国事为重，要他继续在东北主持，说决不更动人事。熊式辉以为蒋亲笔信可信，也就打消去志，整军经武起来。恰巧在这当儿陈诚秘密赴沈，奉蒋命接他的事，等于泼了他一大盆冷水。

陈诚到得东北，雄心万丈，开口“要消灭共匪”，闭口“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扩编了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新八军，扩编了骑兵师，把青年军二零七师扩编为第六军，另从苏北调第四十九军王铁汉到东北，调楚溪春为沈阳防守司令官，连同东北原蒋军新六军、十三军、五十二军、五十三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九十三军等八个军共达十四个军之多。另又增加了战车、炮兵、汽车等部队，妄图集中兵力与人民解放军决战。

与此同时，陈撤换了辽宁省主席徐箴、四平街守将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刘玉章。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都改由他的心腹接替。这种“一

朝天子一朝臣”的做法，当地有些“好心肠”的士绅也曾向陈劝说，要他注意保安队等或者会投奔共党。陈诚不屑地说，“谁要投匪，就让谁去投，今天投匪，明天我就缴了他的枪。”大葱吃得太多，“口气”也未免太大些了。

但是，这种“英雄”却当不了几天。十月份，白山黑水间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冬季攻势，先后消灭陈诚部队达十万之众，把陈诚吓得心惊胆战。自以为能干的陈诚也获得了沈阳人民所送的一个歌谣：“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

可是，“英雄”是不甘寂寞的。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刚结束，陈诚又神气起来了。他于一九四八年元旦发表“告军民书”，侈言：“目下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过。”并准备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扫荡”解放区。没料到这一计划甫告执行，人民解放军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于一月七日在辽西公主屯歼灭了蒋的精锐部队之一的新五军，且军长陈林达、师长谢代蒸、留光天同遭生擒。这使陈诚手足无措，卧床发抖，星夜电蒋介石告急。蒋也于八日飞到沈阳。

“新五军被消灭的责任我要听听！”蒋气惨了。

“报告校长！”陈诚道。“新五军的不幸，完全由于将领不听命令。请求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和新六军军长李涛。”于是，蒋介石在师长以上会议上，把廖、李二人骂了个狗血淋头。

陈诚的副参谋长赵家骧一肚子苦水不能说，不敢告诉蒋介石有关这一役的“秘密”。陈诚对这一仗确乎有了进步：不再个人独断专行，而是召开会议。赵家骧拟就了一个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集中兵力防守辽河以南沈阳据点，以“攻

势防御”击破对方攻击的计划。陈诚仔细研究，表示“很好”。可是一旦打响，陈诚对陈林达的该守该退，却一直未下命令，由他去“拖”，直到被围，才下令陈部向沈阳撤退，孰不知陈诚下个命令“易如反掌”，但一个军的紧急而困难的行动可不象“纸上谈兵”那样简单。新五军行动开始，即遭对方分段截击。一个晚上就被消灭干净。

廖耀湘和李涛压根儿没有接到过出击的命令，两人于是把心一横，起立沉痛而言道：

“报告主席，咱们压根儿没有看见援救陈林达部的命令。”并把当时情况说得一清二楚。蒋、陈二人知道他们想借端惩办廖、李以维持陈诚面子的诡计无法得逞，可又不能认错，尴尬非常，坐立不安。

郑庭笈等人则决不愿帮陈诚之“凶”，大伙儿觉得难得看到这种“好戏”，都想要看他们如何下台。

争吵不了，争吵也不能解决问题，陈诚只好立起来说：“此事是非功过，难以辨明。新五军被消灭，总是我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众人闻言，一齐吐了口气。

轮到蒋介石发言道：“这个这个，这个仗正打着，一切不提，等到打完了，我们再评各人功过。”

蒋介石离开会议室，陈诚却不宣布散会，大声说：

“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匪来到沈阳的话，我定与沈阳共存亡，如不成，当以手枪自杀，以表对党国的忠贞。”说罢大步回家去，一进门便对妻子谭祥说：“东北，我呆不下去了，非走不可。”谭祥说：“主席都来为你撑腰，你怎么个走法？再说，

你的‘干城社’在东北花了多少血本，你怎能走得了。”陈问：“据你这样说，咱们要死在东北了？”谭祥一听，浑身发毛：“我原说东北又冷，又担风险，都是你要到关外打天下，瞧你打出了个什么局面。”最后，答应陈诚尽快到南京找干妈说情去。

列位看官！原来孙中山先生开府广州时，曾为院长谭延闿做媒，把小姨宋美龄许与这位院长。谭以中年丧偶，不忍女儿有后娘为辞婉谢了，之后宋美龄便嫁给了蒋介石，而当时丧母的小女儿谭曼意即谭祥又因种种关系认宋为干娘，故两家往返频繁。时在陈诚为蒋出卖了邓演达之后，不少国民党人竟以为陈诚已变成蒋介石的接班人了。

谭祥到得南京，见了干妈，以陈诚十二指肠溃疡需要治疗为借口，希望尽快把他调回南京，宋一听心知肚明，笑道：“共产党是讨厌，这一阵前方消息又不好，一阵紧一阵，好在我们地方大，他还来得及用空间换时间或者用时间换空间。再加参谋总长换了人，他也有点不大惯，很想把辞修快点调回来。”谭祥一听，心头那块石头有一半落了地，便问：“那谁去东北呢？东北也是重要。”

宋美龄道：“他在去东北之前，有一次开会，就提到过这件事。魏德迈帮我们是真的。”宋并强调：“好多美国人帮我们都是假的，他们还称赞共产党哩！”又折回话题道：“辞修到东北坐镇，目的是配合即将来到的、大批大批美援经济物资和军火，‘他’就尽先拨给东北，希望辞修在东北打几个胜仗，然后把东北交给罗卓英，辞修仍然回南京做参谋总长。”谭祥透了一口大气道：“那好，那好，问题他还没打胜仗，而且刚吃过败仗，罗卓英怕不敢去接他了。”便央求宋美龄设法请蒋介石重

视这件事，“越快越好，否则怕来不及了”。说罢落泪。

当夜，宋就把这事对蒋说了，蒋介石闻言竟不应声，宋见他心情沉重，也不打岔，终于问：“你想找谁替他？罗卓英不合适罢？”蒋道：“我一定要找一个最最反共、最最忠贞的人去，辞修看是扛不起这副担子了，给部下当面数落，很难还嘴，我又不能硬帮他。”他一掌落在床上，说：“有了，反共最烈者莫过于卫立煌，对我最忠贞者也莫过于卫立煌，为了表扬他的忠贞，我还把他的家乡改名立煌县，就是他罢！”

这么一个电报，卫立煌便自上海被召到南京来了，可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卫立煌怎肯听命？婉拒道：“报告校长，按理说即使到东北就会成仁，学生也不敢不去。无奈有陈总长在东北，他的条件、他的能干都大大超过于我，故不便前往，敬请垂察！”蒋介石企图说服，无奈卫却一步不让，“陈总长行前曾说过，他一去，一定会捷报频传，何必要阵前易将？不大合适。”蒋越听越烦，叫他休息，当夜设宴款待，改由张群、顾祝同一个接一个、一句接一句劝卫前往东北，自己省下了好一番气力。

但顾、张两人也说他不动，张群终于惨然道：“实不相瞒，以私人关系来说，我也不愿意你去东北，但以国家前途计，希望你去东北挽回大局！东北前途大有可为，国家前途大有可为，但陈诚差一点，要看你老兄的了。”

这边厢张群等人拚命打边鼓，那边厢宋美龄果然催蒋下令调卫立煌出长东北，但卫立煌就是不肯动身，两条腿就象用铁铸成的一样。

“他要关外称王，打几个胜仗，君子就应成人之美嘛！”卫

立煌说得风凉，可急坏了陈诚两口子，谭祥再度到南京，为了抢救丈夫一命，单枪匹马到卫家墩找到卫立煌，除了差一点下跪，什么好话都说尽了。末了凄然道：

“共匪在东北打得好厉害，冰天雪地之中，蒙着被窝到处钻，夜里钻到后方也看不见。辞修病得厉害，无法应付，只有你卫先生去才有办法应付，请卫先生早日到沈阳接事。”卫夫人韩权华在旁闻言长叹一声，对亲友说：

“我可看到了，有权有利他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的时候，拍拍屁股就走，叫人家去，不去也不行。”

卫立煌捏着鼻子“新官上任”的情况，蒋介石瞧在眼里，对他更加不放心起来，可是当时找不到他人替代，只能一方面勉他好自为之，一方面为了平平另一些人的不平之气，马上收回了陈诚的人事权，接着又收回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只由他管补给。可是妙不可言的是，当听到谭祥描绘“东北共匪打得凶”以及一到东北之后所见“现场情况”，卫立煌立刻改变初衷。当时拿了封老蒋给陈诚的亲笔信：要陈诚待卫摸熟东北情况再离开，行轅主任仍由陈诚兼任，并且不常驻东北，由卫代行主任职权，以顾全陈的面子。但陈一走，东北行轅的编制便大加削减，卫知道这口气是没法争的，把“保卫全东北”的命令改为死守沈阳不出，把蒋介石气得什么似的，函电“训斥”。卫仍坚决反对蒋的棋子，有一次还派副主任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同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正副厅长罗泽闿、李树一同飞南京“打官司”，时蒋已去庐山，一行人等又在牯岭“告御状”，结果并无胜负，而蒋对卫的不满，又比不满陈诚更甚了。

但陈诚此时已躲到台北草山假装胃病，“静待命令”，而卫

立煌在东北可非死顶不可。经过波澜壮阔的几个战役之后，卫感到死顶绝非生路，坚决反对出击，蒋介石气得不行，派参谋总长顾祝同等到东北监督卫的作战，而自己则忙不迭派飞机滥炸济南，希望王耀武不至于投向对方，可以“成仁”。但卫立煌仍是坚决反对，还对参谋总长赌咒发誓说：“一出辽西我一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可以同你划个十字（划押）。”顾祝同也气得不成，把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出来，最后逃回南京。他给老蒋的呈文中有这么几句话：“……东北负责将领不服从命令，不愿意打仗，企图避免作战”等等。蒋一怒之下，率领俞济时、郭忏、桂永清、周至柔、罗泽闳等立即又飞北平亲自指挥，下机后直趋华北剿总司令部地图室研究情况。看了地图上双方情况，那口气居然平了下来，对傅作义等十几个人说：“东北是不成，但卫主任也过分了些。今天，革命发生困难是长期的，大家不必消极，据我看来，八年之后美苏必战，也即是世界大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胜利，所以，我们也会胜利……”

众将官以为老蒋为打气而来，想不到是为使大家泄气而来，人家望着的不是八年后的“大战必胜”，而是八小时后的东北形势，以及八十天或八个月后的平津形势，这位“最高统帅”越是对自己丧失信心，他在部下间的“可依赖性”也就越低。当下俱皆没精打彩而散。

大局动荡，情况不但严重，而且紧急，蒋介石东南西北满天飞，什么事都要过问，什么事都办不成。以至外国记者从各个角度提出问题，谁也不敢开口了，“要问最高统帅”。例如问到“中国内战究竟如何发展”这一类话时，新闻局长董显光

无法胡诌，往往对于记者的电话采访无从作答，找老蒋又找不到，电话却不停地响，好生焦急。正是：“剿匪形势好得很”，如何好法问“先生”。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冷嘲热讽 石头城怨气冲天 风起云涌 大反攻水银泻地

董显光对这些问题无从作答，也无法向美国记者们探询，但翌日却给蒋介石带来更大烦闷。

“我今天已经在四中全会上宣布，”蒋介石道，“六个月之中，我们将击溃中共，我想事实上这可以办得到的，这些外国记者大概没什么说的了。今天他们又有什么谬论？”

“很多很多，”董显光道，“有好有坏。”

“都说给我听听，”蒋介石道，“我倒要知道，他们这样做，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好处！”

“旧金山的消息说，”董显光道，“美国西海岸报纸对主席和岳军院长在四中全会上的演词，首先加以评论的是共和党的《旧金山纪事报》。”

“说些什么？”

“说南京的领袖已公开承认政府贪污颢预，可见魏德迈的诊断正确，已无异议了。过去两个星期来，南京官员自张群以下，对于魏的诊断满怀不乐，为什么会这样，人们颇感迷惑。现在南京已承认这些缺点，并加以阐明；这个谜儿更加难以索解。然而美国欢迎南京这种政治上的忏悔，并希望这次改革的诺言不象过去几次那样说过就算，而真能实行。”